**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的未來**

**李偉才**

給香港大學的師弟師妹：

你們好！我是一九七八年物理系畢業的“大仙”，雖然離校近四十載，但過去十多二十年來，曾替母校主持不少通識課程（全球視野、氣候災變、科幻電影、兩性大戰…），所以也和你們有所接觸。當然，每次開班最多只得數十人，所以這次決定用書信的形式表達，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我年輕時很抗拒精英主義，但年事漸長則懂得以較開放的態度待之。簡單地說，能真誠地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精英，是任何社會所必需的，史學家湯恩比稱這為「創造少數」。我正是以這個角度來跟你們談談香港的未來。

讓我直截了當說出我的看法吧，那便是「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而作為香港社會花了不少資源（當然也包括你們自身努力）所培養的精英，你們有責任喚醒大眾，並且發揮創意身體力行，為香港的未來另辟蹊徑。

留意「死路一條」這個判斷不單適用於香港，也適用於中國，以至全世界。雨傘運動期間，我曾先後寫了三封公開信給發起「佔領」的學生，也在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的佔領區主持了五次露天講座。我的主旨很清晰，就是這次佔領運動，必須和2011年爆發於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精神上結合起來，我們的長遠權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而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才有機會出現。（不要忘記，香港歷史上第一次「佔領中環」不是發生於2014年的金鐘，而是2011年匯豐銀行總部之下的廣場，並且維持了十個月之久。）

為什麼這樣說呢？一個字：可持續性。因為主導現今世界發展的全球化壟斷性金融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下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不平等貿易和由此引起的壓迫剝削資源掠奪和國族爭霸、不少國家（包括我們的偉大祖國）實施的法西斯獨裁專制統治、各國社會（也包括偉大祖國和我們深愛的香港）發展時所盲目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市場至上及不斷“將餅做大”）、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的廣告所推動下的超級消費主義（“我消費所以我存在”）、投機投資不分的賭場經濟債務文明、企業主義管理主義下的股東利益至上效益至上所帶來的非人化效果…已經導致全球生態環境急速崩壞、氣候災變愈演愈烈、國際關係陰霾密布、全球財富空前集中、貧富懸殊不斷加劇、恐怖主義迅速蔓延、經濟危機此起彼伏、生活壓力有增無已、廣大人民（特別是年輕人）的怨忿日益增加和社會普遍動盪不安… 也就是說，現今世界發展的趨勢是完全不可持續的。

簡單地說，我們過去數十年所締造的金碧輝煌的經濟繁榮（其實只局限於全球人口中的少數），完全是建築在不公義的國際和社會秩序、天文數字的金融債務，以及斷子絕孫的生態環境債務之上的。一個建築在“透支”之上的文明，試問又怎能持續呢？

美國學者Paul Hawken數年前曾在一次大學演講中說：「文明需要一個新的操作系統，你們便是程式設計者，並且必須在數十年內把工作完成。」(Civilization needs a new operating system. You are the programmers, and we need it within a few decades.) 太高調了嗎？事實是，願意不願意也好，各位畢業後很快便要面對如下的選擇：繼續使用現今的操作系統？還是參與一個嶄新系統的設計和實踐？

零八金融海嘯之後，不少人看出世情的荒誕，並提出要「回歸基本」（back to the basics）。可惜由於巨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極力阻撓（最顯著的是美國金融業成功抵制聯邦政府的恢復監管）， 「別無他選」（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主流意識仍然牢牢地宰制著人們的思想，而權貴的遊戲遂得以延續。結果是，香港人飽受其害的「地產霸權」、「金融霸權」和結構性官商勾結，並沒有因為金融海嘯而退減，反而變本加厲貽害更深。

近年香港出現了重新重視本土價值的「本土主義」，我對此十分興奮。《十年》獲頒「最佳電影」更令我異常雀躍。但請讓我鄭重指出，祇看到中共的專制和紅色資本主義之惡，而看不到西方的新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之惡，則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將永遠無法解決。「本土主義」的核心思想必須包括「去全球化」、「本土自足」及至最後的「去資本主義」等目標。

我當然知道以下這個弔詭：《基本法》中的「一國兩制」指明香港可以保持她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那麼捍衛「一國兩制」不就等於捍衛資本主義嗎？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一些人已開始看出，資本主義所維護的自由本質上只是是「資本家的自由」，它的核心價值與我們香港人所珍視的價值每每背道而騁。不錯，很多香港人思想上未能協調「反共」與「反資」必須並立的道理而感到困惑，但作為精英的你們，必須盡快超越這種狹隘的「非此則彼」並看清前路。

前路應該怎樣走？我一年多前出版了一本名叫《資本的衝動—世界深層矛盾根源》的書，其中列出了五十多項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具體建議，大家不妨拿來看看。

無論是冰川的融化、機械人武器的發展、還是紅色資本在香港文化界演藝界的滲透，周遭確實充斥著令人不安的發展。但香港也好，地球也好，這是我們惟一的家園，所以我們沒有條件悲情“

全球公義運動的一個信念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印度知名女作家兼社運分子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更這樣說：「另一個世界不但可能，她正一步一步的靠近。在寧靜的日子裡，我已經可以聽到她的呼吸聲。」(Another world is not only possible, she is on her way. On a quiet day, I can hear her breathing.) 我十分希望，在這些呼吸聲中，將有你們的分兒。